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二六七・子部・小說家類

玉茗堂摘評王弼州先生豔異編十二卷 題〔明〕王世貞撰 〔明〕湯顯祖評……………一

廣豔異編三十五卷 〔明〕吳大震輯……………一四七

獢園十六卷 〔明〕錢希言撰……………五三五

玉茗堂摘評王弼
州先生豔異編

題〔明〕王世貞撰
〔明〕湯顯祖評

據明刻本影印原
書版框高二四毫
毫米寬二九四毫
米〇

豔異編敘

嘗聞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宜尼不語怪非謂無怪之可語也乃齷齪老儒輒云目不覩非聖之書抑何坐井觀天耶泥丸封口當在斯輩而獨不觀夫天之風月地之花鳥人之歌舞非此不成其爲三才乎從來可欣可羨可駭可愕之事自曲士觀之甚

奇自達人觀之甚平吾嘗浮沉八股道中無一生趣月之夕花之辰啣觴賦詩之餘登山臨水之際稗官野史時一轉玩諸凡神僊妖怪國士名姝風流得意慷慨情深等語千轉萬變靡不錯陳於前亦足以遂居諸而破岑寂豈其詹詹學一先生之言而以號于人曰此夫出自齊諧之口也者

而損不復道耶雖然詩三百篇不廢鄭衛

要以無邪爲歸假令不善讀詩者而徒侈淫哇之詞頓忘懲創之旨雖多亦奚以爲是集也奇而法正而葩穠纖合度脩短中程才情鈔斂踪跡幽玄其爲物也多姿其爲態也屢遷斯亦小言中之白眉者矣昔人云我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得其說而

并得其所以說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縱橫流漫而不納于邪詭譎浮夸而不離于正不然始而惑既而溺終而蕩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有味乎子輿氏之言哉不佞嬾如稽狂如阮慢如長卿迂如元稹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蕭蕭此君而外更無知己嘯咏時每手一編未嘗不臨文感慨

不能喻之於人竊謂開卷有益夫固善取
益者自爲益耳戊午天孫渡河後三日晏
坐南窗涼風颭至綠筠弄影左蟹螯右酒
杯拍浮大呼漫與書此以告夫世之讀豔
異編者

玉茗居士湯顯祖題

序

三

小引

是編成客或謂居士方持三大部破無明
網忍爲是兒戲哉居士笑曰難言也盡六
欲界未抵梵天且色爲身本愛爲色根色
生身身復生愛浮沉展轉寧有解脫今夫
物有含生而嚙動者其於情抑何專篤也
極而至于千古之雄必指劉項其智力足

引

以籠決一世而不能割之于虞戚又極而
至于鹿苑僊以累劫之功見宮綵一旦而
失其神足況其他哉曰子不能絕之迺已
則何爲導之曰吾以佐杯酌資抵掌耳雖
然亦復有說昔馮當世書謂王安國并門
妙麗閉目不觀俚日以談禪爲事王曰若
如所言未達禪理閉目不觀便是一重公

案是書誠火宅也不無有蓮花在乎色卽是空此語吾受之西方老師客謝不敏退

息菴居士書

引

二

豔異十二圖說

洛神	神女	洛川	織宮	雙美
明珠	翠羽	輕紗	纖消	亭
李夫人	漢武帝	琵琶	雁	
王昭君	沙漠	宮娥	轉圓	
迷樓	隋陽帝	安祿山	多藥	
楊貴妃	唐明皇	玉蕭	琵琶	
綠珠	石崇	金谷園	珊瑚樹	
崔鶯鶯	張生	紅娘	西廂	

圖說

嬌娘	茶蘼架	飛紅	熙春堂
虬髯	李靖	紅拂	宅院
無雙	黃仙客	情書	渭橋
白猿	歐陽將軍	杏洞	夫人
蓮塘二姬	琵琶	陸升之	珍寶

按古今傳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圖迺此編尤膾炙人口而未之見因廣購海內名筆僅得仇十洲家藏稿十二幅精工摹刻以弁諸簡端俾觀者目炫心飛是稱一時之大快云 無瑕道人

陳已王映名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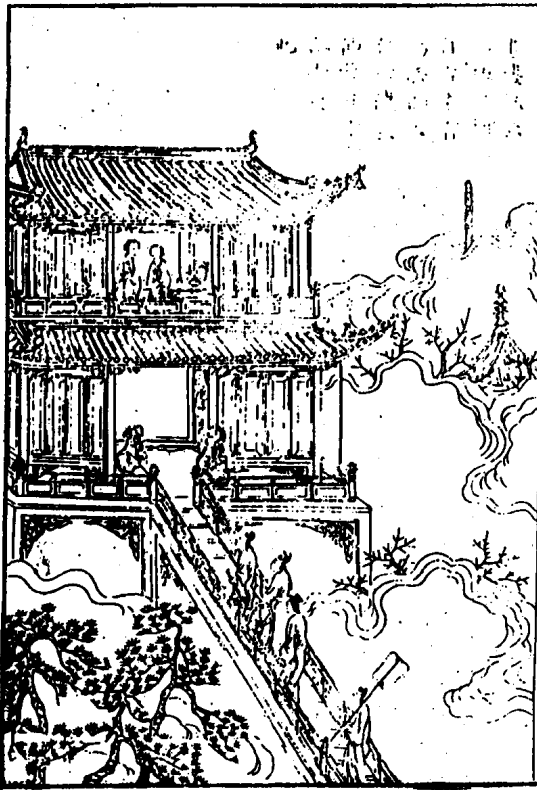
類名卷四
仙之遊覽

盤異圖



詩云
昭君為漢宮
第一帝欲重
信于外國故
不復更人乃
窮按其畫而
工皆余市

盤異圖





豔異編目錄

卷一

星部

郭翰

神部

汝陰人

水神部

洛神傳

卷二

太學鄭生

沈警

周秦行記

豔異編目錄 卷一二

龍神部

柳毅傳

仙部

裴航

少室仙姝傳

裴謨

玉茗堂摘評王弇州先生豔異編卷一

星部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詩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觀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而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曳曳羅霜之帔戴翠翹鳳皇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辭

豔異編 卷一

不意尊靈迴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臨游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為勅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丹縠之帷施水精玉華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佩共寢其硯體紅脰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脂之枕覆一雙縷鷺文之余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

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既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諸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謂翰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它故

盤興編 卷一

三

也君無相忘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尉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謂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枕一枚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

至翰遂開緘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調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濶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牋答書意情甚切并有贈贈二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迴來覓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成反

盤興編 卷一

三

目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神部

汝陰人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遊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觀間枝懸一五色彩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而歸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

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請許曰小妹蘿惡竊慕盛德欲託良媛於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洒掃淨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卽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艷麗無雙着青袿襖珠翠璫錯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障映四壁大設珍饈異編

卷一

四

有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盃藥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瓊玖金盤時車師酌酒芬馨醕烈座上置蓮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倫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慌之坐定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懼交井不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郡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郡將軍今何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筆作飛鴻別鶴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盪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仍徵聘而笑曰旣爲師人感悅之機又玷上客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過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來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

豔異編

卷一

五

殿上庭中棋戲設蘇許拜謁府君爲起母之升階勞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托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瓊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醺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旣罷乃以金帛厚遺之并資僕馬家遂贍給仍爲起宅於里中皆極丰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昔一歸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

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攜俱去不知所在也

沈警

沈警字玄機吳興武康人也美風調善吟咏爲梁東宮常侍名著當時每公卿宴集必致驢邀之語曰玄機在席顛倒賓客其推重如此後荆楚陷沒入周爲上柱國奉使秦隴途過張女郎廟旅行多以酒肴祈禱警獨酌水其祝詞曰酌彼寒泉水紅芳掇崑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誠在此神其感錄旣暮宿傳舍憑軒望月作鳳將雛含嬌曲其詞曰命嘯無人

點異編 卷一

六

嘯合始何處嬌徘徊花月上空度可憐宵又讀爲歌曰府府春風主微微春露輕可惜關山月還成無月明吟畢聞簾外歡賞之聲復云閒宵豈虛擲則月豈無明音言清婉頗異於常忽見一女子寒簾而入再拜云張女郎仲妹見使致意警異之乃具衣冠水離坐而二女已入謂警曰跋涉山川固勞動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豈意女郎俱降仙駕願知伯仲二女郎相顧而笑之大女郎謂警曰妾是女郎妹適廬山夫人長男指小女郎云適衡

山府君小子並以生日同覲大姊屬大姊今朝屠城未旋山中幽索良夜多懷輒欲奉屈無憚勞也遂攜手出門共登一輜輶車駕六馬馳空而行俄至一處朱樓飛閣備極煥麗令警止一水閣香氣自外入內簾幌多金縷翠羽飾以珠璣光照室內須臾二女郎自閣後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六郎彈箜篌小女郎援琴爲數弄皆非人世所聞警嗟賞良久願請琴寫之小女郎笑之謂警曰此是秦穆公周靈王太子神仙所制不願傳於人間警粗記數弄

點異編 卷一

七

不復敢訪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今後會難邂逅相遇今暫爲歡星漢移今夜將闌心水極今且盤桓小女郎歌曰洞簫響兮風生流清夜闌兮管絃適長相思兮衡山曲心斷絕兮秦隴頭又歌曰隴上雲車不復居湘州斑竹淚沾餘誰念衡山烟霧裏空看雁足不傳書警乃歌曰義起曾歷許多年張碩凡得幾昔憐何意今人不及簪警來相見更無緣二女郎相顧流涕警亦下淚小女郎謂警曰蘭香媛智瑛姊亦常懷此恨矣警見二女郎歌詠極歡而未知審

契所在。警顧小女郎曰：「潤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與小女郎同出，及門，謂小女郎曰：「潤玉，可便伴沈郎寢。」警欣感如不自得，遂攜手入門。已見小婢前施臥具。小女郎執警手曰：「昔從二妃游湘川，見君於舜帝廟，讀湘王碑，此時憶念頗切，不謂今宵得諧宿。」願警亦備記此事，執手款敘，不能已也。小婢黠，質前致詞曰：「人神路隔，別後會，賒况。姮娥，妬人不肯流，照織女，無賴已，復斜河，寸陰幾時，何勞煩數。」遂掩戶就寢，備極歡昵。將曉，小女郎起，謂警曰：「人神事殊，無

豔異編

卷一

八

宜于書大姊已在門首，警于是抱持致於膝，共敘離別。須臾，大女郎即復至，前相對流涕，不能自已。復置酒，警歌曰：「時值行人心不平，那宜萬里阻關情。只今隄上分流水，更從來唳咽聲。」警乃贈小女郎指環，小女郎贈警金合歡結，歌曰：「心纏幾萬結，縷繫幾千迴。結怨無窮極，結心終不開。」大女郎贈警瑤鏡，千歌曰：「憶昔窈窕鏡，相看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影滅，贈答頗多，不能備記。粗憶數首而已，遂相與出門，復駕輜輶車，送至下廟，乃執手嗚咽而別。及至館，懷

中探得瑤鏡金縷結，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時同旅咸怪。警夜有異香，警後使迴，至廟中，於神座後得一碧箋，乃是小女郎與警書，備敘離情。書末有篇云：「飛書到，沈郎尋已到，衡陽若有金石契，風月兩相望，從此遂絕矣。」

周泰行記

予貞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至伊關，南道鳴皋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失道不至，更十餘里，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氣如麝香，因趨進，行不知

豔異編

卷一

九

厥遠。兄火明意莊家，更前驅至一宅，門庭若富家，有黃衣闍人曰：「郎君何至？」予答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鬟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謂誰？」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予問誰氏宅，黃衣曰：「但進無須問。」入十餘門，至大殿，蔽以珠簾，有朱衣黃衣闍人數百，立階左右，曰：「拜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薄太后廟。郎君不審，何忽至此？」對曰：「臣家宛葉，將歸失道，敢託命。」太后遣西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

君唐朝名士不待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着練衣貌狀瑰瑋不甚年高勞予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況又遇佳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扇二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子二人從中至從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下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帝戚夫人予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綉單衣薄太后曰此元帝王嬌予拜如戚夫人王嬌復拜各就

鑑異編 卷一

十

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頃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寢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騎馬跡相雜羅綺耀煥有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予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貌甚麗衣繡衣冠玉冠年三十餘太后曰此是唐朝太真妃子予卽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帝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潔白齒極早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予拜之如妃禮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

饌至芳潔萬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數幸華清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潘妃向玉奴說懊恨東晉侯疎狂終日出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予今天子爲誰予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太奇太后曰何如主予對曰小臣不足以知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予曰民間傳聖武太后

鑑異編 卷一

十

首肯三四太后曰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小女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引柔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邂逅到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之歡牛秀才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筆遂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猶婉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艸幾經秋復春王嬌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